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三

起壬辰定公元年

盡己亥定公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定公

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名宋在位十五年謚曰定其母不詳何氏夫人娶不見於經說見十五年姒氏卒下

元年壬辰

春王三月

凡首年首月雖不書即位必存正月以國有君則有

政也定公始於六月即位則歲首猶未有君孰行政焉故特不書正月而直以三月起後事也胡康侯曰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是已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稱人者衆詞也京師者成周也既定都而城之則爲京師矣以衆執人于京師曾不畏乎天子見晉志之不忠周威之不振也楊士勛氏曰晉城成周宋不即役晉爲監功之主因而執之此自晉人之事執人于尊者之所而不歸于王之有司不書所歸唯舉其

地者此晉自治之劾也孫覺氏曰諸國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而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既不請命則歸於王可也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又不歸於王其無王甚矣雖執得其罪不與其專也○今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爲是晉執仲幾夫宋不受功似有其事而欲使三國代之受役恐非實也考之襄二年載知武子之言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小邾即郳是又以三國爲齊屬也既屬齊矣而宋又役之則齊當靈莊景

公之世正國勢强盛之時豈肯聽其從宋而不一爭哉是不考於三國徙遷之本末矣蓋春秋時薛嘗屬宋而滕小邾皆屬於魯屬魯之國豈肯爲宋役哉况成周之城宋薛小邾皆並列於會固已各執一役矣惟滕不至此晋之所以責仲幾也責仲幾而不責滕是罪不在滕也何則滕雖屬魯而南逼於宋意宋已兼其受役之直而又不肯爲滕受功故以薛爲屬國貢之代役若小邾則以其爲魯屬本不責也觀傳止載薛宰爭復舊職之言意可知矣不然則仲幾在會必無不自受功之理而滕之不至晋亦不當舍而不

問也左氏得於傳聞不原事實故其說不詳如仲幾之執本在京師未嘗歸晉也而曰以歸又曰歸諸京師去冬書城成周則已有業次矣特晉主屬役必待工畢而始執仲幾乃曰正月庚寅栽宋不受功而執仲幾三月城三旬而畢其日月皆不合於經姑亦信其可信者而已耳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公羊傳曰癸亥喪至則曷為戊辰然後即位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穀梁傳曰殯然後即位也杜元凱曰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啖叔佐曰

凡公即位皆不記日以其必朔日也惟定公以昭公之喪六月乃至以明其既殯而即位且志非常也○昭公既薨魯群臣必當即議立君矣以左氏考之則昭公生務人及公衍二子從在乾侯雖有其人則亦季氏之所忌不敢復入矣公子宋以昭公母弟雖亦從公在外然於季孫無怨于家羈所謂貌而出者也故喪至壞隤而宋先入正為國又無君也意如必欲抑使聽己所為故不以時定位意如之於昭公禮皆從薄如葬則太速祔則太遲是也豈為喪紀而君宋於五日之後哉況昭公喪自外歸斂事已畢何待五

一日而後殲乎不過假此以持宋而市己援立之恩耳意如悖逆無道豈可勝誅魯之群臣有能如晏嬰之怫齊景公者則季氏之族將必與崔杼同夷矣卒無一人倡明大義雖賢如仲孫何忌亦以聲勢相倚懼禍其黨不能盡心一力以奬公室使宋卒為意如所制而不得行爲魯衰自是不振咎將誰歸哉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高閌氏曰昭公薨半載餘而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無恩于先君如此餘見昭三十二年取闞下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汪克寛氏曰季孫行父立武宮已爲非禮矧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毁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擢髪不足數而猶欲諂事煬宮以徼福吾知煬公之不享其祭也今按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其立宮甚無意義左氏以爲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宮則煬公歴世太遠不在壇墠有禱之數何爲而有宮可禱萬孝恭氏以爲定公昭公之弟季孫立之恐人議已故即煬公之以弟繼兄公者而立其宮以明

舊制則未入春秋以前煬公之下以弟繼兄者除武公已立宮外尚有孝公何為而不皆立宮邪其說亦不通矣竊意煬公鬼物必有以陰助季氏逐昭公者其神姦可以惑衆故為之特立其宮歟

冬十月隕霜殺菽

范寧氏曰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汪克寬氏曰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亦但舉易殺者而言非霜殺他苗而不殺草也此年殺菽則舉難殺者而言他苗亦傷可知矣苟禾稼已收則耐霜晩熟之菽為霜所殺又何足以煩聖人之筆乎

二年癸丑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楚自平王以來國勢漸弱至昭王抑又庸劣適與吳子光同時而光則同辛苦以親其民脩禮文以大其國又非王僚時比矣滅徐伐越此其志何嘗忘楚哉而昭王不能内自脩德息民務寧外患而信任囊瓦誤聽舒鳩氏之誘以為吳可侮也則遣人伐之夫人者將卑師少之稱也以弱臨强力豈能敵自是大為

吳困而不復能再報者豈非因囊瓦以取敗邪若左氏謂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則皆與經文不合無足信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雉門象魏之門兩觀在雉門外之兩旁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魯有庫雉路三門殺於天子周禮閽人疏曰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為中門陳祥道氏曰諸侯有臺門無兩觀魯有兩觀為周公故

也夫諸侯之制宜得二門緜之詩稱太王立臯門應門是也庫臯二門近外故諸侯之外門謂之庫可也謂之臯可也路應二門近內故諸侯之內門謂之路可也謂之應可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路門天子應門正以魯之庫門臨外當天子臯門之位路門在內當天子應門之位未嘗言門制之僭天子也而疏以為二門制似天子非矣魯門之僭天子特在多立一雉而又旁設兩觀耳○胡康侯曰子家羈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

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若舊而不知也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僭且至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劉原父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多矣不必書也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備而經無備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吾以此參之備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也

三年 甲午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之如晉意如以公初立而使事晉也晉以君朝則

來者薄而往者厚非國之利也故嘗拒復荀禮物至焉則雖以微者致之而亦不復責矣此晉霸之所以不振也自是魯君臣無復脩禮於晉者而晉亦何能加禍於魯哉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邾莊公穿卒子益嗣是爲隱公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濫近於費蓋依季氏

也邾莊公必嘗懼異勝尊賢爲悲矣至是隱公初立
以先君嘗與仲孫何忌同城成周來求爲此盟而
何忌實受邾託矣惜乎何忌仲尼之徒也邾若亦十
三年而從以兵伐他何望其不失信哉餘見昭十一
年盟祲祥下杜元凱曰拔地闕一說郯即拔非也

四年札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陳惠公吳卒子柳立是爲懷公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　侵楚

齊國夏註見七年伐我西鄙下○是時蔡與陳許頓胡皆服役于楚者也蔡昭公乃隱太子之子與楚有不共戴天之讐而陳許頓胡亦皆受楚陵逼特以力不能勝不得已而受命焉耳至是楚昭庸劣國勢日衰蔡昭公於是拉此四國先來求晉而晉與之大合諸侯凡十八國且請天子之卿預焉雖齊桓晉文之會未有若此之盛也然而不能奮謀定計仗義執言以大聲楚罪使自伏辜而乃侵掠其境不問一辭則是志在俘獲非能振中國之威者也故書侵以陋之

○趙鵬飛氏曰晉定公非徤主也一會而十有八國從之楚昭侈虐四鄰不親諸侯叛之於內吳議之於外故晉定一揮而諸侯雲合一舉而清南服誠反掌矣然以十八國之衆纔侵楚而已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戰楚而楚大敗今三倍於桓五倍於文纔一侵而退定公蓋制於六卿而不能進也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歸於吳終春秋之世諸侯不振吳越爭長其機實失於此○按胡康侯曰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

子之元老在焉有荀寅者求貨于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此據左氏之說也竊意斯事楚小國爲楚所拘辱者多矣或其權臣責貨蓋亦有之但一有獻焉即可以釋何必留至三年雖釋之亦豈敢遽至懷報哉蔡以裘馬之怨宜其棄楚陳許頓胡何爲而亦從晉邪機會所在報讐者之所欲乘也知此則知蔡侯之本心矣又謂荀寅求貨不得之故而辭蔡人則當在請師之初而不當在旣會之後且度其事勢能致一侯則自以爲功矣而肯詔楚未可以得志哉要之荀寅亦范獻子辭蔡之言當是秋

七月楚人圍蔡不救時事而無一言於此耳此左氏之所以不可盡信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與頓胡皆服楚之國也召陵之會頓胡皆從而沈獨不會故蔡人乘晉侵楚之勢而滅之蓋蔡志也左氏謂晉人使蔡伐之則恐晉自侵楚以還不復有遠志矣惟其不由晉命故以沈子嘉歸而敢即殺之不然則嘉將歸晉矣夫蔡人欲報楚讐而併及於沈必沈嘗輔楚為惡者也然殺世子有者非沈也共國何辜既滅其國又執其君而殺之慘亦甚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臯鼬鄭地杜元凱曰襄城縣東南有城臯亭襄城在今許州西南九十里非汜水縣之成臯也○凡以一事出會而盟者雖異地恒不稱公則凡舉諸侯以見人心別無異議之意如盟祝柯重丘之類是也若諸侯懷貳必待於强盟者則復舉公而以兩相及之詞書之見人心之不恊也臯鼬之盟即召陵之諸侯言諸侯見劉子不預而以公及則無主之辭也無主而强相要結是爲以此及彼矣此豈同心推晉主盟者哉故陳傅良氏曰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自是

諸侯無會同有特相盟者矣

杞伯成卒于會

杞悼公成卒于過嗣是爲僖公史記謂過弑兄隱公乞而立無傳之言也○卒地之諸侯即會召陵者也故以會卒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容城亦楚地當在白羽之南漢水之北任公輔氏以爲華容縣非也夫華容尚在楚南鄙六年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豈敢深入楚境越其國都而虜許男

哉故知容城當在漢水之外鄭師可至之地也自夷遷白羽近於羣蠻非人所居及其地已墾治則復遷於容城楚人爲許謀遷而不能使之即安剪荊棘室廬有定居本非善意也然則許之從楚豈其所欲哉

秋七月公至自會

公以會召陵出而强晉以盟皐鼬故以會致

劉卷卒

卷劉文公名即會召陵之劉子也卒則何以不稱子蓋闕文也高閌氏曰召陵會罷而卒則知皐鼬之盟以疾不與也此說理或有之但卷卒在公至自會之

後則距召陵之會已久戎至京師而始以族卒未可知也卒不書日喪不訃也其書卒魯所私也陳傅良氏以爲王卿士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敬王之難有劉子焉王室其殆幾乎是以爲賢也竊意卷當王猛之時挾君崇黨以令於諸侯非純臣也敬王固已久燭其奸特爲世族大臣未宜輕動故待以坦懷耳何所繫於輕重而書卒哉敬王得國以正行事亦有可觀然而隨時苟安不能振起則以世家根據而國脉衰微耳故劉卷書卒而治亂之迹見矣餘詳見文三年王子虎卒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諸侯大會召陵而侵楚實蔡昭公之所為也而又滅沈以與楚與國楚安得而不怒哉然遣卑將出寡師以圍之雖本其輕蔡素心而兵將之偷惰亦可見矣何休氏以為褒茬稱人非也夫蔡方從晉宜必求救矣而晉師不出且伐鮮虞致荀寅告范獻子辭蔡之言竊謂正當在此救蔡之功所以卒歸於吳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孔圉達之玄孫也即仲叔圉是為文子○晉不能救

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穀梁傳曰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狄道也○按左氏於此載楚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而明年又載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又敗吳師于軍祥又敗之于公壻之谿而又子期與子蒲滅唐此皆事之大者而經一無所見則此說豈可信乎且秦欲追及吳師道里甚遠必非五百乘所能趨利者意或申包胥本求救於越越遂乘間入吳而

左氏誤爲秦事耳穀梁又謂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而不言滅以爲存楚則亦過矣故李廉氏曰吳本未滅何得書滅乎

五年丙申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杜元凱曰蔡爲楚所圍饑乏故歸之粟高閌氏曰魯非濟其難而賙其無也蔡與吳爲援而敗楚故畏而賂之也趙鵬飛氏曰歸粟於蔡懼吳也十八國諸侯不能救蔡而吳救之蔡圍既解魯南逼於吳以徐爲

障昭三十年吳已滅徐蔡若有言於吳吳兵一出直指魯郊此魯不得不賂蔡以悅於吳也不然蔡無一日之好於魯魯何乃踰宋陳二國輸粟以餽之

於越入吳

杜元凱曰於發聲也范甯氏曰於越夷言也劉原父曰於越者自稱也今按經之書越嘗曰越人嘗曰入越則於字蓋衍文耳此越王勾踐也詳見十四年敗吳檇李下○越與楚通故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以洽楚黨至是吳入楚而越亦乘虛入吳得非楚所引致乎竊意中包胥之興楚其必謂此矣高閌氏曰吳之

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越乃乘其士卒罷敝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吳哀十三年再入吳若爲楚復讐者是以君子惡之嗟夫闔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愛有所忘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季平子意如卒子斯嗣是爲桓子○胡康侯曰意如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强矣今苟

於刑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汪克寬氏曰婼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爲大夫是爲武叔○季平子專權爲惡必以陽虎爲腹心虎之預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及平子與叔孫成子相繼告終而桓子武叔嗣之皆稚弱不能自立國命遂爲虎所執矣公山不狃爲費宰侯犯爲郈宰皆虎黨也政安得自大夫出哉竊疑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宜在此時而虎專國政何以爲助實深庇之而使三桓不得有爲也何以知二邑之叛在此時邪蓋虎欲見

孔子歸烝豚而曰大夫有賜於士不徂召孔子欲往而子路以爲未之則此時孔子尚未仕也至於從祀先公則孔子仕矣安得不謂其叛始於此時乎特國事爲虎所制方與齊讐必俟乎齊而後可以靖内難耳然則孔子仕魯獵較以爲之兆其必在定公七八年間而亦不在桓子始立時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許翰氏曰晉以土地之故横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　以許男斯歸

游速子太叔吉之子也○滅當作入蓋字之誤也按哀元年許從楚圍蔡十三年許男成卒葬許元公許復見經杜元凱曰蓋楚封之如此則當如蔡侯廬陳侯吳之書歸矣經無可據故知非滅也鄭雖行憾於許然許以避鄭之故四遷其國即楚守下楚衰而始從會召陵以求晉庇鄭蓋與之同好矣尋又叛晉之衰遠脩舊怨暴蔑以國俘因其君不亦甚乎天下無霸而與國自相陵虐世道亦可慨也乎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魯以鄆田之故與齊有隙而鄭又叛晉虐許度其勢必與齊合故公先侵鄭以威之蓋魯猶未絕晉交將倚以爲重而陽虎方執國命實主此謀非睦鄰靖國之道也左氏載公爲晉討伐胥靡及不假道於衛之事不足深據而高閌氏又謂鄭伐許故晉命公討之則晉既無志諸侯故鄭無所忌晉與鄭鄰且不自治寧復使魯越境而遠侵邪其出於魯志明矣魯兵已掌於諸卿而卿不帥師者蓋陪臣方以三桓專兵爲口實而亦欲竊取兵權故諸卿不復掌兵而自是匡以公將矣李應氏曰自宣十八年晉公伐杞之後魯

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侵鄭侵齊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微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故託公以出師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公之侵鄭雖以其叛晉而將黨齊然晉實未嘗有命討之苟有責焉則當國者宜任其咎矣故斯與何忌躬往謝焉而告以故州仇不往必尚幼未預事也左氏以爲季桓子獻鄭俘孟懿子報夫人之幣失之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杜元凱曰稱行人非其罪趙汸氏曰晉爲執樂祁

黎祈黎如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獻楊楯六十於簡子范獻子怨其主於趙氏又有納焉乃譖諸晉侯而執之書曰行人使人也張洽氏曰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絶也許翰氏曰晉之爲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讒慝汩亂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祈黎也

冬城中城

高閌氏曰三家張公室之所有中城而已成九年城之

矣復城者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今按城邾而
脩亦事之常耳但七十七年之間而再城至於大興
工作則亦勞民為重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元凱曰鄆貳於齊故圍之何忌不言何闕文商閱
氏曰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
鄆潰遂貳於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
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圍而曰陽虎者虎以季氏季
氏專魯也仲何為哉家鉉翁氏曰明年國夏伐西鄙
自是連歲交兵蓋始於此役也今按仲孫何忌受學

仲尼何不諭齊以義而至于用兵乎蓋鄆本魯邑無失守之理與爭奪他人所有者異矣况陽虎主議季孫親行而何忌安得獨辭哉但圍之不服而卒致齊兵則始禍之罪當坐齊景耳鄆至十年會夾谷後始歸左氏載齊人歸鄆於明年二月失之矣

七年戊戌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鹹衛地註見僖十三年會鹹下〇是時齊鄭皆與魯

爲與齊鄭盟鹹將致衛以危魯也而衛人不至則兩君特相盟而已見諸侯散而不能爲主也陳傅良氏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北宮結蓋括之孫或以爲括子則不應在括孫北宮喜之後始見○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而衛不至蓋齊人讓之而衛使行人北宮結往謝齊遂執之以侵衛稱行人非使人之罪也齊景公即位四十五年歷

晉平昭頃未嘗出爭諸侯今見晉定庸弱政在六卿爲此不靖之舉蓋景公耄而妄動亦晏嬰已去位而用事非人矣不然豈得謂以其君顓邪詳見十年會夾谷下

齊侯衛侯盟于沙

沙公羊作沙澤蓋一地也但自其近水者而言則曰沙澤自其遠水者而言則曰沙耳其地近沙鹿在齊衛之間詳見成十二年會于瑣澤下○沙之盟齊侵衛而衛服也左傳載結私齊侯之言不近人情蓋妄談耳李廉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

次垂葭次渠蒢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吳越之禍未至於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撫覇國之餘緒尊事王室輯寧中夏則齊桓之功獨不可復乎柰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爲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春秋屢書而不削二君之罪見矣

大雩

大雩上必闕八月冢秋則似七八兩月皆雩而下文九月之雩亦宜屬秋不當别出矣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國夏是爲惠子蓋國佐之孫或以爲佐之子恐非蓋佐之殺距夏之奔八十四年而始終尚未計也豈應有此老臣哉○髙閌氏曰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李廉氏曰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霸之不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功於是而及齊乎矣

九月大雩

薛季宣氏曰一秋而兩大雩旱甚也

冬十月

八年己亥

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趙鵬飛氏曰非苟報西鄙之伐亦以鄆之在齊也然今日侵齊明日侵齊何益哉深其怨而已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再侵者杜元凱以爲未得志故也

曹伯露卒

曹靖公露卒子陽嗣餘見昭二十七年曹伯午卒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此報公褰之再侵也○許翰氏曰春秋書內伐十六宣以後七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齊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師者師衆將卑之稱左氏以爲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失之矣瓦本南燕地在今衛輝府胙城縣其北近衛後蓋服屬於衛耳杜元凱曰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即此○定公因齊伐西鄙親至於瓦以待晉

師之救比其至也則齊兵已退故晉救不書夫魯大國也三家合力豈不足以禦齊特以此時政在陪臣制於陽虎故門庭之寇不能即却而使公遠出境外求晉出師已非謀國之道矣而况晉方好賄霸業已隳師出後期則無濟於事又何足恃以爲安乎則不若與齊平之爲愈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陳懷公柳卒子越嗣是爲閔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　遂侵衛

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晉既侵鄭則懼齊之救兵至衛

也故侵衛以急辭書○高閌氏曰鄭伯與齊爲鹹之盟衛侯與齊爲沙之盟二國皆從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侵衛所以絶齊之與國也晉不聲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許翰氏曰招携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失霸何日之有趙鵬飛氏曰皐鼬之後晉不能一出而主諸侯及齊乘隙盟鄭與衛晉方以兵爭故雖受兵而叛晉益堅冬又爲曲濮之盟不事晉也李廉氏曰晉自召陵之後茍有事於諸侯皆書侵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傳曰侵衛晉故也○何忌侵衛之舉非孔門家法也豈亦狃於習俗而未能遽改耶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元凱曰曲濮衛地高閌氏曰十六年公侵齊今年二卿侵衛皆爲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爲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祀不書日闕文也說見傳八年禘于太廟丁○從祀

順祀也先公非一公也杜元凱以為正閔僖二公位次則當直指閔僖矣焉知南以為昭公始得從祀太廟則當直指昭公矣今曰先公則豈一公之專稱哉竊意魯入春秋以來宗廟之次不得其正者亦多矣如僖公以兄故特躋于閔上昭公以奔故不祔於先君此其顯然共知者也他如桓公以隱為攝甚皆合食於廟乎至是孔子仕魯誠足以感季孫所謂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而兆足以行蓋即此時也故得禮正先公之祀使位以序從故齊穀謙氏曰稱先公而不言宮廟非一公也此說得之矣但謂從如陪從

之從會自昭公去國君不得朝正於廟而季氏主其祭及季氏更徹受制於陪臣而陽虎攝其事不曰攝而曰從使若公之在祭者然則從祀爲群臣從公以祀也經之文義既迂晦不明而其所從之祀亦但當言太廟而不當言先公矣且當時陪臣執命止是專制政權成太阿倒持之勢而季氏亦不得有爲耳豈必祭皆爲其所攝哉孔子爲政必先正名故祀禮從而君臣之名正矣非達於治道者其孰知政之所先在此耶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也成王以此封魯公而受賜藏之宗廟者也穀梁以寶玉爲封圭則君所執之器與所藏者自宜不同○是時陽虎擅命廢禮不脩而孔子行乎季孫方正先公祀禮虎以其討不出已也而憾之故使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撓其事也有虎爲主故盜得竊諸廟中書盜而虎罪自見矣杜元凱以虎家臣賤故曰盜殊不知春秋末世貴卿之家臣率以大夫爲之如公叔文子之臣謂之大夫僎則陽虎雖爲陪臣亦大夫也孟子所謂大夫有賜於士蓋指虎矣如此則名亦可登於史冊而賊有

主名不可以言盜且陽虎爲亂而入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明是公行劫奪亦豈得謂之竊哉至於陽虎入鄆陽關以叛事莫有大於此者而明年伐陽關陽虎奔齊齊以圍帶圍郈及臧孫紇奔邾之例推之不書於經書也而經皆畧不少見要之左氏所載虎事因其行惡而毀過其實者多矣然則陽虎蓋避位適齊耳其必孔子謀於仲孫何忌處置得宜有以畏其志也且是時齊方與魯相讎虎往而齊不之容奔即本晉耳必先行間使相通使齊悔禍將結平焉而鮑文子因遂沮虎爲亂之謀耶不然國命爲虎所執亦豈

易制者哉凡此皆孔子用魯之效也

春秋稽考卷之三十三 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四

起庚子定公九年

盡丙午定公十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九年陳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鄭獻公蠆子勝嗣是爲聲公

得寶玉大弓

寶玉大弓本非公臣所宜有竊之何所用之不過因

孔子用事而小人陰爲沮撓計耳然聖人處之有道不急誅求則小人亦有悟心後還舊物穀梁以爲得之堤下理或然也不煩令致刑而宗器得可以見聖人之功化矣史記謂是歲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蓋桓子於此漸以信用焉得不書曰

家氏申也

六月葬鄭獻公

魯鄭方仇懼有變也故速於襄事三月而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杜元凱以爲晉地蓋在今廣平府邯鄲縣本秋

一地為晉所有而近於衛邊者也左氏載齊侯伐晉夷儀之說則經文所無且夷儀本衛地在今邢臺縣西北於經未見為晉所取何得屬之晉邪若自盟沙以來衛人叛晉晉志不忘討衛而衛與齊合將欲備之此所以有五氏之次然其曰晉車千乘在中牟是或有之但謂齊侯在五氏而衛侯過中牟以往助則妄矣餘見十五年次渠蒢下○陳傅良氏曰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秦哀公卒孫嗣是為惠公

十年 辟

春王三月及齊平

及者以此及彼之辭兩相欲也詳見昭七年暨齊平下○及齊平見魯之睦鄰非復如前日之用兵矣孔子用魯其務於講信脩睦者如此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其驗矣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至自夾谷

夾谷齊地一統志云夾谷山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山陽即齊魯會盟之處是也按左氏祝其實夾谷故後漢志因之亦以東海郡祝其爲夾谷地則祝其故城在今淮安府贛榆縣西五里定公何得遠會齊侯於此邪○魯既及齊爲平於是定公至夾谷而與齊爲會者魯之能睦鄰也○左氏載萊人劫魯之事此理所無也蓋孔子相魯其所施爲必先有以感格鄰國君臣豈必臨時有待於用武邪劫會未見於前時况兩國講好有孔子爲相之日乎世儒欲誇孔子之功故附會其說耳○又按何休氏載晏嬰謝

過之言理或有之但考晏嬰自襄二十五年崔杼弒君時已用事於齊不但閱歷多而其學亦有同時名卿所不及者至是又四十八年則嬰不勝其老矣觀孟子載齊景公爲晏子作君臣相悅之樂則似言無不聽者當時稱晏子以其君顯必非偶然然景公自定七年之後結黨稱兵侵伐魯衛類非賢臣輔佐者之所爲豈晏嬰時已老不用事而後因孔子以勸齊平魯邪然考左氏以及穀梁家語史記諸書序夾谷事皆盛稱孔子而不及晏嬰惟何休乃一言之疏以爲本於晏子春秋則亦未可信其必然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趙鞅復圍衛必欲其離齊黨也而卒不能服徒足以堅齊之從晉衰可知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濟西田也詳見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及成四年城鄆下此田昭二十五年爲齊所取讙汶陽田也詳見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及成二年取汶陽田下此田成八年晉歸于齊龜陰龜山之陰也龜山在今兖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漢爲卞縣北一十五里其北爲嬴縣地所謂嬴博之間也汶水自泰安州

萊蕪縣西南出焉龜陰之東北爲漢泰山郡牟縣地古根牟國也牟汶出焉牟汶葢即小汶地志在泰安州新泰縣東北三十里源出龍池西南流百里餘入汶河今泰安州西南四十里有徂徠山汶水流經其北小汶水流經其南而西與汶水合於泰山之南流經魯北以至於讙是爲汶陽田矣魯在汶南龜陰又在小汶之南即二水之所從出自泰山以南徂徠山以東龜陰之間似皆非魯本封内地葢小國見侵而齊魯之所互爭者也觀其上猶有根牟國在焉其下鑄亡而後以蛇丘名讙焉亦可見矣詩所謂泰山巖

巖邑邦之所憚者亦據後人尊以爲望而言耳然則龜陰未歸之前其田嘗爲齊得何以不見於經耶疆埸之民自相攘奪其爭未決不以國事錄也今魯與齊講會夾谷倆相脩睦故歸三田亦中分其地以息爭而已蓋濟西之田鄆氾之界也汶陽之田讙棘之界也龜陰之田龜陰之界也鄆讙傳之近魯者則以來歸而氾棘龜之近齊者則爲齊有此歸田之意也大抵齊魯之爭多起於疆埸之事田分而爭息矣又按鄆在魯西讙在魯西北龜陰在魯東北相去頗遠而左氏俱以爲汶陽田非也○凡書歸者皆因請而送

歸之辭如齊人歸公孫敖之喪齊人歸我濟西田齊人歸讙及闡是也書來歸者皆不期而至之辭如鄭伯使宛來歸祊齊人來歸子叔姬季子來歸之類是也鄆讙龜陰之田齊人心所欲歸者也故書來左氏載孔子使茲無還趨反汶陽田之語此覇者末流之事也惡得以亂聖人繼王之學哉胡康侯以爲自序其績亦非也上文未有言孔某所爲者而何以見其自序績邪凡此類皆據實直書而使人比觀以見義者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也杜元凱曰在東平無鹽縣東南任公輔鄉道記皆以爲然或以爲在沂州東非也按無鹽城在今東平州東三十里○侯犯守郈公山不狃守費皆倚城以自固而陽虎與之爲黨所恃以亂魯者也孔子用於魯感以誠心而季桓子信之革心改行陽虎既不能安其位矣則郈費之叛自疑不發勢所必致也春秋内叛不書書圍郈則叛可知矣所書二卿帥師圍郈則恃強不服亦可知矣孔子所以處此亦得仲孫何忌之力蓋仲孫氏叔季二家之親信者

也何忌方受學於孔子能以聖人經國尊君之意諭使信從故先以兵助叔孫而處郈繼以兵助季孫而處費中間所以感格侯犯與不狃者亦多術矣此孔子之用也不然叔季二家且不相信安能使叛臣避邑而墮城耶左氏載二子及齊師圍郈之事經文所無不足信也但侯犯以郈奔齊而齊人致郈歸魯理或有之矣○胡康侯曰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三家專魯爲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景公縱用桓魋諸卿皆有離心君臣之迹睽矣故聞子明譖大心將亂而遂逐之景公不能禮遇大臣信讒積忌固有罪矣而大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亦安保其不爲亂哉書其奔罪之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使其徒抶魋奪之夫宋景公嬖寵桓魋與以地馬固爲非正然地以寵弟貴卿當國秉政處危疑之地者也而敢爲抶奪不忌於君則其驕亢已甚見逐不亦宜乎凡書奔者皆有罪而見逐也左氏以爲母弟辰勸之自奔失春秋書奔之意矣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張洽氏曰安甫齊地家鉉翁氏曰前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矣今而三國復爲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

魯受命于晉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復霸也

叔孫州仇如齊

高閌氏曰夾谷之會歸我鄆讙龜陰田侯犯以郈奔齊齊人又致郈故以叔孫如齊謝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暨及義見昭七年暨齊平下○地辰皆景公之弟也地爲卿則稱公子辰已食祿列於大夫則稱弟例之常耳仲佗石彄杜氏以爲皆國卿也辰與地同惡相

魋者也地奔而辰危且怒矣故有棄君不事之心左氏所謂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之言乃爲地奔而發何因而有廷兄之悔乎故辰之奔亦有罪而見逐也仲佗石彄本無去志但辰以桓魋之逼脅使去國而佗彄亦與之同忿故併逐之書曰暨以見弟辰所欲而有强於佗彄也先儒多以仲佗石彄脅辰爲說則不當以辰爲首惡矣景公以寵桓魋故失四卿一大夫雖至親亦不卹焉豈知宜兄宜弟以教國人者哉是爲不能推恩矣

十有一年壬寅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辰叛臣也而稱弟者叛時猶未絕之屬籍也若鄭段齊糾之不稱弟則其君絕之屬籍而以罪討矣○蕭自宣十二年見滅於楚而其地猶爲宋有蓋宋之公邑也胡康侯以爲叛臣所食私邑則誤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於蕭
暨者以此强彼之詞我所欲也及者以此及彼之詞兩相欲也出奔陳則稱暨入於蕭以叛則稱及可以見仲佗石彄之叛乃其所欲與地辰强致出奔者情

稍異矣但以事皆辰所主謀故以辰爲首惡耳稱自
者因其力也辰佗彄地因陳力而入蕭則從叛可知
陳方附楚曹方奸宋故亂臣往依書自陳自曹而陳
與曹之罪亦著矣宋之諸臣得罪而奔則遂據邑以
叛豈復知有人臣之義哉左氏曰辰佗彄地大心大
爲宋患寵向魋故也得其情矣宋景公不能正身脩
德民無則焉馴至哀公末年桓魋憑寵放尤而不免
於亂矣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涖盟

還叔詣曾孫○此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昔魯親晉而

鄭附齊鄭睦於齊者也魯與齊平而鄭亦平矣既平
然後莅盟家鉉翁氏曰自文公之霸魯常事晉中間
雖即楚即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絕去年及齊平今又
及鄭平既背晉又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竊謂平齊
之後魯不復與鄰國爭此孔子用魯而勸之以盡脩
睦之道也豈為樹黨哉

十有二年癸卯

春薛伯定卒

薛襄公定卒不書葬而不知諱矣故止書卒義見
昭三十一年薛伯穀卒下○定卒子比嗣無諡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孫覺氏曰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爲城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於是墮毀之今按侯犯既避邑奔齊則郈可不假仲孫之力而墮矣然州仇必親帥師者恐餘黨有他變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公孟氏彄名必公孟縶之孫故以王父字爲氏杜元凱以彄爲縶子非也○此因曹不從齊而伐之也是時曹伯陽在位方好田弋而公孫彊爲政又非善隣

隣者衛必有辭於伐矣家鉉翁氏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無伐曹者著中國之無盟主也西疇崔氏曰衛比伐曹曹不報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如此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公山不狃以費叛者也何以不圍觀不狃初欲召用孔子猶有善意也故從容調護姑不急攻而先以仲孫何忌助叔孫州仇攻郈圍而又圍及郈墮而後何忌乃助季孫斯以兵臨費則不狃聽命費遂不待圍而墮矣此見不狃猶賢於侯犯也左氏溺於邪世之

見而不知聖人處事之機乃謂淵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則初無先事之備而待於臨時用武豈聖人之所作爲哉夫仲尼所以默運於其間者以有何忌也使叔季二氏而無何忌遍焉雖子路亦無可爲而況於申句須樂頎哉餘見十年圍郈下

秋大雩

冬十二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黃齊地說見桓十七年盟黃下○黃之盟齊務魯睦也
蓋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所感焉然忘而沮之之
意已開之矣女樂之歸其在此盟之後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公至自圍成

郈費墮而魯治定矣女樂之沮而孔子行於三日不
朝之後矣季桓子叔孫武叔相比不欲使孟懿子衙
存成城也於是以圍成強公公感焉而躬圍之夫郈
費之墮以其勢強而叛非以其有城也城以保民何

害乎當將三家惟孟氏為公臣如獻子莊子僖子以
至懿子皆賢大夫也雖以成為私邑而脩職不闕公
室賴焉成實不叛何以圍為圍之者叔季二氏之私
也不當圍而圍則孟氏有辭矣此成之所以卒不克
墮歟書以見定公之輕動也○李廉氏曰按史記明
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懸未
必然故胡宏氏曰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
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按經文明年無更
敗起廢之事而墮圍大寇絕無墮都之意不侔故也
此說似得其實故曹世家亦以攝相與聞國政歸女

與孔子行筆皆爲十二年事也

十有三年甲辰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杜元凱曰垂葭一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

按鉅野今屬兖州府其西南爲曹地衛晉曹召晉出兵而與齊次以備之丑以逆衛曹也與九年次五氏義同左氏以爲次于垂葭使師伐晉河南則非矣

餘見十五年次蘧篨下

夏築蛇淵囿

蛇淵囿在汶陽誰田之東界水經註曰濼北有蛇丘

城城下有水曾圍也在今寧陽縣之北詳見成二年歸汶陽田下○讙田歸而築圍於其地見孔子去魯而君臣志荒矣李廉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已服彊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决非孔子爲政時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詳見十二年公孟彄伐曹下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趙本封於趙即今平陽府趙城縣也晉陽今太原府

太原縣也本晉始封之地後始爲趙氏所據耳王原
氏以晉陽爲鞅私邑誤矣○左氏傳曰趙鞅謂邯鄲
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諸歸告其
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
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今
按鞅書叛實叛也左氏但曰鞅奔晉陽而不言其叛
則似爲鞅回護之辭耳蓋鞅本以衛貢之故殺邯鄲
午荀范那午伐之而遂逐鞅必亦挾君令以行之不
然則於時韓趙魏三家勢方强盛鞅豈荀范所能逐
哉然出也不奔他國而直據晉陽則其挾衆要君之

志亦可見矣由是悍韓魏爲主於內而脅其君以逐寅吉射矣寅吉射不逐則爲亂不已非叛而何○胡康侯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討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夫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貝也

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

荀寅吳之子是為中行文子吉射士鞅之子是為范昭子荀氏本封於荀鄭漁仲曰荀邑在絳州正平縣即絳州治也士氏本居於范鄭漁仲曰其地在濮州范縣今按濮州乃衛地范之始封不應在此意士氏初本居隨地當近晉而范亦即其別名耶蓋荀士二氏之私邑在此矣朝歌在今淇縣西二十二里本衛

地後服於晉故自朝歌以北皆謂之衛貢但邑非逼取而自服者春秋恒不書耳則朝歌者公邑也胡康侯以爲二子所食之私邑則非矣○荀寅士吉射雖皆凶族然以邯鄲午之故而逐鞅則於理稍直而韓魏二家鞅之黨也在朝諸臣皆比之而爲請於君以爲三臣始禍不宜獨逐鞅矣其實鞅據晉陽地險兵强其勢可畏不得不逐寅吉射以從鞅欲也而寅吉射亦出朝歌以叛矣朝歌遠晉不能爲亂特欲自保耳非若晉陽之可以爲國患也而晉之政刑可知矣

晉趙鞅歸于晉

趙鞅之歸韓魏爲之請也荀寅士吉射逐而趙鞅歸可見趙鞅以叛脅君之逐二氏也歸易辭晉於是乎大失政刑矣其後趙籍韓虔魏斯共廢晉靖公分其地而自爲諸侯其勢蓋成於此胡康侯曰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眞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薛弒其君比

稱國以弑例見成十八年晉弑州蒲下胡康侯曰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汪克寬氏曰比弑惠公夷立

十有四年乙巳

春衛公叔戍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公叔氏戍名公叔文子之子也趙亦氏蓋本晉人而仕於衛者胡康侯曰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爲亂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

今按南子固爲淫亂而三子不能以義匡君徒欲開道爲欲謀去其黨是真有挾君爲亂之心者也況戌本以富見惡於衛侯則其不得志也久矣故曰凡書奔者皆罪也餘見二月北宮結奔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家鉉翁氏曰楚爲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之從之不替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召陵之會頓子在焉去夷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比而從之滅國是亦夷而已矣

春秋書楚結陳佗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趙鵬飛氏曰于時諸大夫紛擾三五而奔三五而叛宋華亥向甯華定奔陳復相率而叛邾庶其畀我及黑肱相踵來奔或竊邑以來樂大心一出四子從之其叛也五子爲旅趙鞅一叛而三大夫角立其歸也二子出叛今衛之亂叔戌趙陽岐途而奔繼而北宮結奔魯公孟彄奔鄭晁豈一一得罪於君相抱不勝魚貫而出又風俗之一變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吳子光卒

於越者勾踐也越子允常卒而子勾踐始立是爲
檇李公羊作醉李吳地也杜元凱曰吳郡嘉興縣
南醉李城今按嘉興縣屬浙江嘉興府○此勾踐兵
加於吳而以詐戰敗吳師闔廬因傷而卒光即闔廬
也光卒子夫差嗣○按左氏謂吳伐越勾踐禦之則
勾踐必無渡江遠至檇李禦吳之理且使罪人三行
屬劍自剄亦不近於人情奚足盡信哉至謂夫差三
年報越敗越于夫椒棲勾踐於會稽之上則皆有關
於天下之故而經何以略不少見邪意者勾踐爲吳
所敗乃昭三十二年吳伐越單而定五年於越入吳

則句踐臥薪嘗膽之報也然則句踐即位其當在定之元年乎而傳皆錯記矣若夫差之報越則徒有其言而無其實豈得附會於經文之外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牽衛地杜元凱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按黎陽在今大名府濬縣西二里○范中行入朝歌以叛衛之所深幸也而朝歌近在衛西不無陰結之情矣衛方有內難懼晉討朝歌或將生變故合齊魯以會于牽蓋察其虛實耳而晉實未嘗有兵至朝歌則三國亦遂退矣左氏謂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救范中行

氏則經文未嘗書國書最安可遽謂三國爲是而會哉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註見僖八年盟洮下○家鉉翁氏曰自齊景圖霸衛鄭皆既與之同盟宋衛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爲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左氏以爲范氏故非也李廉氏曰是時宋行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者齊不能靖宋難也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患爲尤宋豈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氏尚名王朝上士例書名故公羊子曰石尚者天子之士也脤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胡寧氏曰祭肉曰脤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按自宣十年王季子來聘至此百有三年矣而周使未嘗至魯則以成襄昭定之間王臣出與會盟而私利焉故也然於天子之常貢有缺諸卿亦能自庇之自劉卷既卒而卿士亦無權焉故復使石尚假歸脤以徼賞貴於諸侯夫賜諸侯至於用脤則他亦無可為禮而命益輕矣詳見成八年召伯錫命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衛靈公夫人南子之子也其稱世子立嫡之恒詞也嫡子已立而可輕出乎此靈公之罪也棄父出奔蒯聵猶有畏焉蓋南子淫亂蒯聵所羞不能為親隱惡以道諭心而憤激過中施為無序迹亦不能無涉於亂矣不惟南子惡之雖靈公亦有所不安也當時群小畏誅豈無媒孽者乎故南子譖其將殺己而靈公信之矣此蒯聵所自取之禍而非有殺母之心也然靈公所以信南子者亦由溺於寵愛之私不疑其有淫行也傳謂其為南子召宋朝則又過矣張洽

氏曰臨江劉氏曰左傳序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子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惡愈大矣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眞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及蒯聵出乃奔宋使眞有其事者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辜也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

聵欲弑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若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高閌氏曰此年志公孟帥師此衞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為蒯聵之黨而逐之衆書大夫之奔者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凡諸侯之弟以罪見討如鄭段齊糾皆不稱弟絕之於族屬也辰雖以叛而竊迫出奔實未嘗明正其罪

而討之故卒繫之宋公之弟而恩義之兩失且見矣

○自蕭者因其力也所以罪蕭也

大蒐于比蒲

比蒲魯地近邾故邾子來會公地多沛澤故於此三蒐焉蒐不書公者雖權在三家尚以國事舉也若觀魚于棠狩郎書公者則公自爲游觀耳○蒐之爲義左氏以爲春事公穀以爲秋事故釋左氏者則曰擇取不孕釋公穀者則曰蒐索取肥今以春秋考之凡書蒐者五或以秋或以夏或以春則四時皆可通行非有舍孕取肥之義者矣蓋蒐者蒐索害物之獸非

時事之常符也唯獸害物則隨世以蒐其事但主於去害非欲舉國以從獸也今曰大蒐則大合車徒盡物蒐取是爲示侈而淫獵矣何休氏不明此義乃謂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則四時因田講武之常法以爲未備而大習之事猶待世年也今數昭定時大蒐年次皆不合五年之數亦不得以此爲常期矣況蒐田事也閱武事也義各有所係矣又烏得混而爲一哉

郳子來會公

此郳隱公也比蒲近郳畏魯故來會耳張洽氏曰蒐

而邾子來會公則公親蒐矣

城莒父及霄

杜元凱曰此年無冬史闕文莒父霄陸淳氏以爲皆

魯地然不知其何故二城相及也

十有五年丙午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汪克寬氏曰邾子以去年來會爲未成禮故復來朝

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亦甚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　以胡子豹歸

楚之滅胡與滅頓同家鉉翁氏曰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正月牛死改卜牛而不即郊見初卜之不從矣五月郊始再卜也不言用卜未逾三未為失禮之甚也然怠緩逾時非敬天嚴祀之實矣餘見成七年免牛及十七年用郊下

壬申公薨于高寢

何休氏曰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此說陳祥道氏以爲宗廟意何氏之說固多牽強但諸侯則實三寢路寢正寢也小寢燕寢也在路寢之後而高寢又在小寢之後亦燕寢也以其下有臺基而制頗高故謂之高寢高寢之後則爲後宮矣後宮之中夫人之所居也謂之中宮左爲東宮世子居之右爲西宮妾媵居之諸侯寢內之制似當如此陳氏乃以諸侯三寢正寢在中而東宮西宮爲小寢在後遂謂定公時高寢爲變亂禮法一疏矣

其發則僖公之甍于小寢何以不言東宮西宮乎此
其說亦不足據也此與僖二十年西宮災當互考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達虎之孫也○鄭乘晉楚之衰即有許斯之虜盟
鹹以來雖從齊黨而安甫一會之外恒不預焉蓋已
俟然有爭雄之志矣故罕達乘宋亂而伐之不然則
宋方與齊會洮罕達豈宜畧不相顧乎至哀二年遂
敢與晉戰鐵矣杜元凱以為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
之伐宋王孫氏以為納宋叛人蓋仍哀十二年左氏
說耳然於經未有據也李廉氏曰自罕達伐宋之後

有哀七年皇瑗之侵九年雍丘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卒至十三年罕達取宋於喦之師而後已焉二國之搆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之事相類許翰氏曰宋大國也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爲也無幾維人豈不信哉

齊侯衛侯次于蘧蒢

蘧蒢地闕○齊侯次五氏邯鄲蘧蒢皆以備晉也而蘧蒢之次則恐晉爲范中行故出師亦以爲備也齊景公本無遠圖亦無無勇志於晉之侵衛圍衛則不能

敝而毋爲出兵遠次他境無故勞民甚矣左氏以次渠蒢爲誅救宋亦非也景公蓋無意於宋者而肯爲之出兵哉

邾子來奔喪

奔喪急辭也與弔不同胡寧氏曰諸侯爲天王服斬衰崩則奔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終易代弔聘賵襚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于策失自明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者哀公之母定公妾也妾母自成風敬嬴以後

薨以夫人之禮而姒氏何以畧之蓋僖宣諸公推尊其母在嫡母已薨之後故其禮皆用夫人也哀公嫡在尚未推尊則姒氏循仍妾禮耳然吳孟子亦昭公之妾其卒也從其恒稱而單舉姓氏則姒亦當稱某姒矣今曰姒氏文誤也然則定公尚有嫡夫人也其娶其薨何以不見於經娶在未即位之前薨在春秋絕筆之後也推尊說詳見文四年夫人風氏薨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黄震氏曰使大夫會葬禮也諸侯親會之非禮也是

以事天子之禮事鄰國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詳見宣八年葬敬嬴下

辛巳葬定姒

按是年八月庚辰朔則九月不得有辛巳杜元凱長歷云辛巳十月三日也則上當闕十月二字矣○姒氏妾也宜與吳孟子同然孟子之卒不書葬姒氏何以葬乎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是也姒氏未見有別立宮者蓋以別宮爲常矣以仲子之後所稱之

例推之則姒當繫字如孟仲之類是也而定則謚矣亦文誤也趙汸氏謂定姒從夫謚哀公覲嫡母也則其説非矣安有嫡母而不用夫人禮者哉且是時定公嫡夫人尚在姒氏妾也自無從夫謚之理不察一字之誤而遂附會其言祇見其亂經耳○王褘氏曰襄四年葬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葬定姒哀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涉世未久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誤今按襄母定姒即哀母定姒之妾祖姑也告祔之所必配同舉一謚此何禮乎○定公之喪五月始葬姒氏之喪三月即葬其亦禮所謂葬先輕而後重之

焉歟

冬城漆

杜元凱曰漆邾廢其邑張洽氏曰城漆謀伐邾也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四 終